

中国西北宗教文献

CHINA'S NORTHWEST RELIGIOUS LITERATURE

基督教与景教卷一

基督教新述诗所考辨	李(1)
敦煌出土千手观音	(25)
大藏寺略记	(27)
耶教之调查	(44)
景教考略	(45)
神之 SARAG 为“落师”音译	(54)
敦煌区佛教问题	(57)
唐代景教中西	(63)
基督教与定域音	(70)
从《新疆图志》谈外部教会的问题	(73)
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80)
中国基督教简介	(95)
高昌回鹘王国时代景教残卷研究	(99)
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唐世(103)
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又发现一块基督教叙利亚文刻石	成(107)
早期教案与《平定教案碑》	董(108)
唐代景教碑的发现和研究	郭(111)
天主教在呼图壁	李(113)
《景教流行中国记》	徐(117)
基督教在青海	张(135)
从下藏丹津的生死看西方天主教	房(140)
敦煌景教文献《志》(卷一)考释	陈(144)
基督教在阜康县的传播	杨(158)
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站特夫	唐(160)
试论包庄-打马出	王(183)
近代以来中国天主教	松(171)
初唐天主教	张(182)
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明(186)
景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影响	刘(183)
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刘(200)
唐代景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原因初探	陈(207)



读者出版集团
甘肃民族出版社

目 录

景教经典序听迷诗所经考释	(日)羽田亨著 钱稻孙译(1)
驳景教碑出土于盩厔说	洪业(25)
盩厔大秦寺略记	向达(37)
青海耶教之调查	(44)
唐代景教考略	方豪(45)
景教碑之 SARAG 为“洛师”音译	岑仲勉(54)
绥宁边区教堂问题	一寰(57)
唐代景教史稿	方豪(63)
三圣宫与定远营	黄举安(70)
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	吉六(73)
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王册(83)
青海基督教简介	马毓(95)
高昌回鹘王国时代景教残卷研究	阿里木·朱玛什(99)
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唐世民(103)
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又发现一块基督教叙利亚文刻石	成振国(107)
平利教案与《平利教案碑》	董志勇(108)
唐代景教碑的发现和硏究	覃光广(111)
天主教在呼图壁	李长青(113)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	徐自强(117)
基督教在青海	张生林(135)
从罗卜藏丹津的生年看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叶崇贤对青海史地的描写和价值 - - -	房建昌(140)
敦煌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考释	陈增辉(144)
基督教在阜康县的传播	杨国梁(158)
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瑞吉纳特夫妇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及其它	房建昌(160)
试论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及其影响	王永生(163)
近百年来西宁的基督教会	伦泉连(171)
初探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	张生林(182)
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房建昌(188)
景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影响	刘仲康(193)
基督教中华圣公会陕西教区史要	葛晋卿(200)
唐景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原因初探	陈少杰(207)

基督教在青海传播小史 房建昌(215)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 魏长洪(221)

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 杨富学(228)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张伯龄(236)

宁夏基督教史考略 房建昌(237)

近代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于江(243)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张应超(248)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兰州 张子虔(251)

基督教传入甘肃兰州的总情况 张成之(255)

兰州基督教青年会始末 张成之(265)

基督教在庄浪的活动情况 曹希彰 李旭东(273)

我所知道的天主教兰州教区总修院 和得智(277)

公教医院始末 王学义(282)

西北基督教联合会灵修院的前前后后 霍超然(285)

兰州耶稣家庭与中华基督教会的始末 李明曜(290)

考与《景教碑》有关的人和事 张伯龄(295)

敦煌 P.T.351 吐蕃文书及景教文献叙录 王尧(299)

犹太人华考 林梅村(311)

陕甘宁边区的宗教政策及其历史作用 郭林(318)

论西方文化对古于阗的影响 李吟屏(324)

(111) 王光军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13) 曹习李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15) 唐自耀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38) 林主崇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40) 吕振武 --- 敦煌 ---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44) 陈静波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88) 梁国新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90) 吕振武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93) 王朱王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97) 王泉升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98) 林主崇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98) 吕振武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198) 曹习李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200) 曹习李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202) 涂文翔 敦煌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

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考釋

日本文學博士

羽田 亨 著

錢 稻 孫 譯

(一) 緒 言

去歲秋暮，東京帝國大學高楠教授以序聽迷詩所經殘卷一軸見示，囑爲解說。此蓋敦煌出洞之珍，先藏中土某氏許，近乃歸教授者。一覽內容，知爲景經殘簡，云未經人解說研究也。爾來尋繹，至爲難解，慮終不可得解讀者。今之所草，亦但塞責而已，非可云研究也。維內藤教授於敦煌文獻，關係素深。祝茲還曆，得傳罕觀之景教遺文，因緣固有自哉！

(二) 體 裁

敦煌佛典，常爲厚黃紙，此亦如之。卷子本，豎約二十七公分有八，細闌界上下及行間，闌內約二十公分有五。存行凡一百七十，末劃七行餘白；一見似完本。然此餘白乃從卷首剪下而接裝於是者，非首尾具足也。高楠教授聞自其所從得者言：百七十行後尚有數行，污損太甚，切而棄之，補以首白云。今殘卷近尾尚極完好，遽從此下污損，疑不近實。意者：後文且長，實難切爲二卷或多卷而他齣歟，事或然也。則他日或竟別得殘卷，爲延津之合，數有未可知者矣。

(三) 現存漢譯景典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唐太宗時漢譯景典曰『翻經書殿』曰『翻經建寺』一碑文叙景教流行之狀，不免夸飾；譯經事亦自難全信。然敦煌出景教三威蒙度讚以來，雖不足遽斷為太宗時事，然已得事實之明徵。又據其末附尊經一篇而知景淨所譯景典，為目三十有五。昔雖嘗論中有不似景典者；而此類譯經，要當不在少數矣。其後復有傳於我國之一神論，近又知有志元安樂經與宣元至本經二典入李（李盛鐸？）氏之藏。抑此李藏二部，皆尊經篇中所載景淨譯者，是亦可注意也。顧向已公於世者，惟景教三威蒙度讚與一神論之一部分；今得以此序聽迷詩所經之殘卷續公於世，實可為學術界之幸事。

(四) 殘卷之傳寫

殘卷中文字，頗多字畫不正者，難一一顯見於活字；今悉正其無可疑者，而但存其可疑者。異日或有玻璃版影行原本之機會，則字形可就觀也。各行字數，具依原本；每五行一紀數，即今之所加。

1 序聽迷詩所經一卷

余時彌師訶說天尊序娑法云異見多少

誰能說經義難息事誰能說天尊在後

顯何在停止在處其何諸佛及非人平章

5 天訶羅漢誰見天尊在於衆生無人得見天

尊何人有威得見天尊為此天尊顏容似

風何人能得見風天尊不盈少時巡歷世間居

編為此人居帶天尊氣始得存活然始

10 得在家安至心意到日出日沒已來居見想心去處皆到身在明樂靜度安居在天皆

諸佛爲此風流轉世間風流無處不到天尊常在靜度快樂之處果報無處不到世間人

等誰知風動唯只聞聲顛一不見形無人識得

顏容端正若爲非黃非白非碧亦無人知風居

15 強之處天尊自有神威住在一處所住之無

人捉得亦無死生亦無麗婆相值所造天地來?

已求不會在世間無神威力每受長樂仙緣人急之時每稱佛名多有無知之人喚神比

天尊之類亦續作旨尊旨樂人人鄉俗語

20 吾別天尊多常在每信每居天尊與人

意智不少誰報佛慈恩計合思量明知罪惡

不習天通爲神力畜養人身到大亦合衆生

等思量所在人身命器息慙是天尊使其

然衆生皆有流轉關身住在地洛爲此變造

25 微塵所有衆生皆發善心自紀思量生者皆

死衆生悉委衆生身命爲風無活臨命之時

風離衆生心意無風爲風存活風離衆生

有去留之時人何因不見風去風顏色若爲若

緋若綠及別色據此不見風若爲衆生即道

30 天尊在何處衆生優道何因不見天尊何因

衆生在於罪中自於見天尊天尊不同人

身復誰能見衆生無人敢近天尊善福善緣

衆生然始得見天尊世間元不見天尊若爲得

識衆生自不見天爲自修福然不墮惡道地

35 獄即得天得如有惡業衆墮落惡道不見

明果亦不得天道衆生等好自思量天地上大

大諸惡衆生事養者勲心爲國多得賜官

職并賜雜菜無量無量如有衆生不事天

大諸惡及不取進止不得官職亦無賜價即

40 配徒流即配處死此即不是天大諸惡自由

至爲先身緣業種果團圓犯有衆生先須息

自身果報天尊受許辛苦始立衆生衆生

理佛不遠立人身自專善有善福惡有惡

緣無知衆生遂^聖遷木驢象牛驢馬等衆生及

45 麋鹿雖造形容不能與命衆生有智自量緣

果所有具見亦復自知並即是實爲此今世有

多有衆生遂自作衆衆作士此事等皆天尊

遂不能與命俱衆生自被誑惑乃將金造象銀

神像及銅像并^聖灑神像及木神像更作衆衆

50 諸畜產造人似人造馬似馬造牛似牛造驢似

驢唯不能行動亦不語話亦不吃食息無肉無

皮無器無骨令一切由緒不爲具說一切緒內

略說

少見多爲諸人說遣知好惡遂將飲食多中嘗

少即知何食有氣味無氣味但事天尊之人

55 爲說經義並作此經一切事由大有歎處多

有事節由緒少但事天尊人及說天義有人

怕天尊法自行善心及自作好并諫人好此人

即是受天尊教受天尊戒人常作惡及教他

人惡此人不受天尊教突隨惡道命屬閻羅王

60 有人受天尊教常道我受戒教人受戒人合怕

天尊每日諫悞一切衆生皆各怕天尊並給焉

諸衆生死活管帶給攝渾神衆生若怕天尊

亦合怕懼 聖上聖上前身福私天尊補任亦

無自乃天尊耶屬自作 聖上一切衆生皆取

65 聖上進止如有人不取 聖上驅使不伏其

人在於衆生即是返逆債若有人受 聖上

進止即成人中解事并伏驅使及好之人并諫

他人作好及自不作惡此人即成受戒之所如

有人受戒及不怕天尊此人及一依佛法不成

70 受戒之所即是返逆之人第三須怕父母祇承

父母將比天尊及 聖帝以若人先事天

尊及 聖上及事父母不闕此人於天尊得福

不多此三事一種先事天尊

第二事 聖上第三事父母爲此普天在地

75 並是父母行據此 聖上皆是神生今世雖有

父母見存衆生有智計合怕天尊及

聖上並怕父母好受天尊法教不合破戒天尊所受及受尊敬先遣衆生禮諸天佛爲佛受苦置立天地只爲清淨威力因緣

80

聖上唯須勤伽習俊 聖上宮殿於諸佛求得 聖上身惣是自由天尊說云所有衆生

返諸惡等返逆於尊亦不是孝第二願者

若孝父母並恭給所有衆生孝養父母恭

承不闕臨命終之時乃得天道爲舍宅爲事

85

父母如衆生無父母何人處生第四願者如有受戒人向一切衆生皆發善心莫懷離惡第五

願者衆生自莫煞生亦莫諫他煞所以衆

生命共人命不殊第六願者莫妬他人妻

子自莫施第七願者莫作賊第八衆生錢財

90

是他富貴并有田宅奴婢天雕妬第九願者

有好妻子並好金屋作文證加謀他人第十

願者受他寄物並將費用天尊並處分事

極多見弱莫欺他人如見貧兒實莫廻面及宛

家飢餓多與食飲割捨宛事如見男努力與

95

努力與須漿見人無衣卽與衣着作兒財物

不至一日莫留所以作兒規徒多少不避寒

凍庸力見若莫罵諸神有威力加罵定得

失鄴貧兒如要須錢有卽須與無錢可與

以理發遣無中布施見他人宿疾病實莫

100

嘆他此人不是自由如此疾病貧兒無衣破

碎實莫吹莫欺他人取物莫枉他人有人披

訴應事實莫屈斷有憐獨男女及寡女婦

中訴莫作惡屈莫遣使有惡實莫高心莫

誇張莫傳口合舌使人兩相鬭打一世已求莫

105

經州縣官告無知答受戒人一下莫他惡向

一切衆生皆常發善心自惡莫願惡所以

多中料少每常造好向一切衆生如有人見

願知受戒人寫誰能依此經卽是受戒人如有

衆生不能依不成受戒人處分皆是天尊向

110

諸長老及向大小迎相諫好此爲第一天尊處

分衆生依天尊依莫使衆生煞祭祀亦不遣

煞命衆生不依此教自煞生祭祀喫肉噉美

將馮詐神即煞羊等衆生不依此教作好處

分人等衆生背面作惡遂背天尊天尊見衆

115

生如此憐愍不少諫作好不依天尊當使涼風

向一童女名爲末艷涼風即入末艷腹內依

天尊教當即末艷懷身爲以天尊使涼風

伺童女邊無男夫懷任令一切衆生見無

男夫懷任使世間人等見即道天尊有威

120

力即遣衆生信心清淨廻向善緣末艷懷後

產一男名爲移鼠父是向涼風有無知衆生

即道若向風懷任生產但有世間下

聖上放勅一紙去處一切衆生甘伏據此天

尊在於天上普署天地當產移鼠迷師訶

125

所在世間居見明果在於天地辛星居知在

於天上星大如車輪明淨所天尊處一爾前

後生於拂林園^國烏梨師城城中當生彌師訶

五時經一年後語話說法向衆生作好年過

十二求於淨處名述難字即向若昏人湯谷

初時是彌師訶弟伏聖在於棧中居住生

生已來不喫酒肉唯食生菜及蜜蜜於地上

當詩有衆生不少向谷昏渾禮拜及復受

神當即谷昏遣彌師訶入多難中洗彌師

訶入湯了後出水即有涼風從天求顏容

似薄悶坐向彌師訶上虛空中問道彌師訶

是我兒世間所有衆生皆取彌師訶進止所

是處分皆作好彌師訶即似衆生天道爲是天

尊處分處分世間下衆生休事屬神即有

衆當聞此語休事屬神休作惡遂信好業彌

師訶年十二及只年卅二已上求所有惡業

衆生遣廻向好業善道彌師訶及有弟子

十二人遂受苦廻飛者作生瞎人得眼形容

異色者遲差病者蠱療得損被鬼者越

來？

145

鬼跛脚特差所有病者求向彌師訶邊把
著迦沙並惣得差所有作惡人不過向善道
者不信天尊教者及不潔淨貪利之人今

世並不放却嗜酒受肉及事瀉神文人留在

著遂誣或翅視遂欲煞却爲此大有衆生即

信此教爲此不能煞彌師訶於後惡業結明

150

扇翅視信心清淨人即自平章乃欲煞却彌
師訶無方可計即向大王邊惡說惡業人平

惡事彌師訶作好更加精進教衆生年還冊

二其習惡人等即向大王毗羅都思邊言告

毗羅都思前即道彌師訶合當死罪大王

155

即道惡因緣共證彌師訶向大王毗羅都思
邊彌師訶計當死罪大王即欲處分其人

當死罪我實不聞不見其人不合當死此

(五) 殘經之文體文字及其時代

讀此卷者，首訝其文體之奇，迥不同正當漢文，意義亦至難尋索。是又略與一神論同。夫同爲漢文，景典若三威蒙度，爲整然七字句之漢文，尊經篇舉目諸典，謂出景碑著者景淨所譯，則亦必爲

事從惡緣人自處斷大王云我不能煞此惡

緣即云其人不當死我男女大王毗羅都思

160

索水洗手對惡緣等前我實不得煞其人

惡緣人等更重諮請非不煞不得彌師訶將

身施與惡爲一切衆生遣世間人等知其人

命如轉燭爲今世衆生布施代命受死彌師

165

訶將自身與遂即受死惡業人乃將彌師訶

別處向流上枋枋處名爲訖句即木上縛着

更將兩個劫道人其人比在右邊其日將彌師

訶木上縛着五時是六日齋平明縛着及到

170

日西四方闇黑地戰山崩世間所有墓門並

開所有死人並悉得活其人見如此亦爲不信

經教死活並爲彌師訶其人大有信心人即云

斐然之漢文可知。乃獨於一神論與此序聽迷詩所經，見此奇異之體。意此經撰者，爲方習漢語文而未達之異邦人，或其時教中竟無人可與之潤色也。卷中誤字爲字錯簡之多，所在著眼。豈其經文本已多不可解，傳寫時又多舛異。從而誤脫特甚於尋常歟？則又足以反證當時學人之歸依斯教而與聞翻經傳寫者少矣。

此經撰寫之時代，固未判然。然觀字體，與同出燉煌之五代及宋時物風格大異；其用字復與同出諸佛典殊其塗，而與景典之一神論則酷相似。從知其爲中唐以前之傳寫無疑。惟其中可注意者：第百六十二行有一「惡」字，爲則天字之「臣」字。然作臣字讀，此節文義却不可通；外此又絕無作則天字者；此疑「惡」字譌也。即萬一爲則天字之「臣」，雖於此經傳寫之時代可得一綫光明；要仍無改於中唐以前傳寫之論斷。不佞又嘗論一神論當撰於唐貞觀十六年頃，去景教傳唐之貞觀九年纔六載。今序聽迷詩所經性質同屬景教之教理論，且文體與字法皆相酷似。得非畧同時之撰述而傳寫於稍後者乎？習漢語文未通之外人，從事於論著譯述，往往文字怪異，如此經所見。即佛典亦何獨不然？貞元中般若三藏與景淨共譯胡本大乘理趣六波羅密經（五）所謂「爲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維稱傳譯，未獲半球。一此亦同然，第更複雜。若在景教傳來已久教義既行以後之景士所爲，又何必爲是絮述耶？

（六） 殘經之內容及性質

殘經外形如此，請進述其內容與性質。開卷首行題序聽迷詩所經一卷。此經名非獨尊經篇所不見，抑亦未嘗他見。經名命義何在，驟亦不可解。但覺「迷詩所」必「迷詩詞」之誤而指 *Mesnia* 此更當釋於後文「迷詩詞」之條。第二行經文起句「今時彌師訶說天尊序娑法云」。似猶云「彌詩訶說天尊序娑之法云」。「彌詩訶」*Mesnia* 也。「天尊」一語，經中屢見，由第一一五行之文攷之，必與一神論所用同，指神 *Lord, God* 也。後文又屢見「天尊法」^{第七十}「天尊教」^{第五十八}「天尊戒」^{第六十}「天尊法教」^{第七十}並此諸例而觀，「天尊序娑法」云者，似神法之中，有所謂「序娑」之法，而為此經所說者，亦似「序娑」為「天尊」之名，即神之名，而云「神序娑之法」也。經中用字省音，限於專名，則當作神名解。此而不誤，殆即指聖經中之神，即「耶和華」歟？景教三威蒙度首記「敬禮妙身皇父阿羅訶」，稱神曰「阿羅訶」。景教碑亦言「无元真主阿羅訶」。「阿羅訶」即 *Elouh*，此與以色列之神「耶和華」*Yehova* 相通，盡人皆知也。^(六)「序娑」一見雖不似 *Yehova*，然此卷誤寫，所在而有。即佛典等之古寫本，婆誤為娑，事極尋常。則此或「序娑」之誤。果由婆誤，則序字中古音疑是 *Nivo*。其原音之「予」，古亦有 *Nis* 之聲。「予」字音傳於我國至今為 *yo*。疑中古時聲已顎化，亦猶祥之於羊矣。予序，不過同音之異，其發達階程而已，固相近也。以 *yo* 聲之字，記 *yo* 聲之音，往往有之。即此殘卷中，下文有 *Yohim* 即書「述難」二字。由是例推，謂以序 (*Nivo*) 寫「耶和華」之 *yo*，當無大舛。至

於以婆肖²⁸，字適相當，有不待例証者矣。然則此句譯言「彌詩詞說耶和華神之法云」以引全經之端於體良當。雖然，苟「序婆」一語而別得適解者，此考即全無立足矣。一序聽²⁹之說，爲行文便，見於後。

拾讀此一百七十行中可解之文而按之，大抵本新舊兩約而說其教理者。首謂神如風然人不得見；惟善福善緣之衆生得見之。次謂修福者，得天道；惡業之衆，墮落惡道，不得天道。事諸惡而欲得福者，謬也。畏天尊之法而作好，又諫人作好，即受天尊之教者。怕天尊者，亦怕聖上，怕父母，皆當事之；此三事實同一事。天尊所說有十願。天尊憫憐背其教者，降生「彌詩詞」。因述「彌詩詞」之出生，事蹟，贖罪等事。至是而卷截。今就殘卷考按：此經出自譯述而別有原典乎？抑景士論述於唐土者乎？據蒙度末尊經所記，景典原本之將來於唐者已不少，中復有出新舊約書以外之教理論，則此經或其中一品之譯述。然其文中頗有不似出自基督教之景教所說者。若有特合支那事情之論。果然，則不僅爲譯述。實當時在唐景士鑑於唐之國情，於原來教義，加以潤色，以宣傳其教義，爲調和計之教論也。此特徵於何見之？第一言屢及於佛教，次於儒教思想中忠君孝父之觀念，顯取調和之態度，是也。景教傳來時，佛教浸潤於唐人之心者至廣且深，儒教之普遍，上下奉爲道義之教者，更無論矣。^(九)卷中可解之文，涉及此者，悉條揭之，則首爲第四第五行言天尊即神，不可得見。曰：

諸佛及非人平章天阿羅漢誰見天尊

第十八行曰：

人急之時每稱佛名

第二十一行：

誰報佛慈恩

第五十九行言常作惡或教人作惡者：

突墮惡道命屬閻羅王

第六十九行言不怕天尊者：

此人及一依佛法不成受戒之所

第七十八行：

先遣衆生禮諸天佛爲佛受苦置立天地只爲清淨威力因緣

此皆闢涉佛教者也。其涉忠孝之說者，第六十二行以下：

若怕天尊亦合怕懼

聖上聖上前身福私天尊補任亦無自乃天尊耶屬自作 聖上一切衆

生皆取聖上進止如有人不取

聖上驅使不伏其在衆生即是返逆償若有人受 聖上進

止卽成人中解事云云

七十行以下：

第三須怕父母祇承父母將比天尊及 聖帝以若人先事天尊及 聖上及事父母不闕此人於天尊得福不多此三事一種先事天尊第二事 聖上第三事父母爲此普天在地並是父母行據此 聖上皆是神生今世雖有父母見存衆生有智計合怕天尊及 聖上並怕父母八十二行以下：

第二願者若孝父母並恭給所有衆生孝養父母恭承不闕臨命終之時乃得天道爲舍宅爲事父母如衆生無父母人處生

凡關佛教語，咸知其非譯自景教原典。然或疑景教東來途中，歷經諸國，作爲如是經典。至是而漢譯者，容亦有然。顧與調和儒教思想之言相比觀，仍當斷爲論述於唐者也。請更尋繹其關涉君父親念之言。

此中「聖上」一語，自可作種種解。然既於神若主作天尊；於 *Messiah* 作「彌師訶」，「迷師訶」於「耶穌」作「移鼠」；此宜當指帝王。觀於上述所引，與殘卷中他句所見，此解皆無不通。抑「天尊」且不改行，而此二字往往改行或空格；是亦爲可此解之旁証也。本此解釋而讀上引三項，卽此經實教人怕天尊與聖上，即神與帝王，以及父母，敬事無闕。此三事實爲同一事。所以必敬事帝王者，帝王以前身之福，神命之帝，實神自體，屬神自身爲帝王耳。帝王皆生於神也。所以必敬

事父母者：衆生生自父母，無父母即無自生。至事父母之所以與事神事帝同爲一事，雖未直言；然「爲此普天在地並是父母行據此聖上皆是神生今生雖有父母見存衆生有智計合怕天尊及聖上并怕父母」一節，其中固必脫字而意義模糊，要亦爲其說明之言矣。

夫教人事帝王父母如事神，在迥異希臘羅馬與其他東西各地世俗崇拜帝王觀念之基督教義中，果有之乎？考新約中言掌權力者當服從。羅馬書一〇之三視帝王爲當權者，即敬事服之，亦教義

所容也。然以帝爲神生，神實命之。又曰「無自乃天尊耶屬自作聖上」事之即以事神之說，固非

本來之教義。舊約撒母耳後書一七之一載「我爲彼父彼當爲我子。」「我」「神」也。「彼」指大

闢之裔。其實此非單指大闢子孫，乃指民之首長，凡代表民者也。此神學家之說也。然又謂基督教

於此又迥不同於舊約（十二）若謂此經所說，出自聖書者，當即本舊約此節矣。支那以天子爲天帝之子，

受天命而君國者，敬事之，實爲國民道德。順應乎此，竟作今解，庶便布教，其理甚明也。於事父母亦

然。舊約出埃及記二〇之二申命記五之一六皆有「敬汝父母」之言。新約以弗所書六之二一言，當從其

親，當敬父母。然謂並與事神事帝爲三事同一，則非教義之本然。是亦所以順應支那人子事親之

道即孝道，以助弘教耳。

經中即以忠孝二道爲事神之說，謂爲發達於景教東來之途中，無寧斷爲宣教師既來唐土，得識其時社會狀態以後之事。「尼斯禿爾派」一之東來支那，其間教義之說何若，今猶未大明。然此派

於三位一體之說，受他派非議，至以異端見擯，不得不退避而東者。至爲此帝王神生，神之顯現，事君父同於事神之說，變化亦至鉅矣。此其變化，謂變於東傳所經，不若於中土爲近是。則此經乃士來唐後所撰也。

由是觀之，爾時西方衆士之宣其教也，必先以銳利之觀察，周至之用意，則殘經於開教之史，其價值爲何如？固不論何教，始傳自外，皆不免是。佛教亦類似此。惟景教向無此類積極史料，前卷不亦可貴哉。

因此聯想於明末天主教初傳來時，其教士所秉方針，固亦若是其不辭一切以利其布教也。其先鋒人物而事蹟較詳者，利瑪竇者之態度，亦即爾時景士之態度耳。要之，其時景士之布教，良多苦心，有遠非景碑文字所傳者，從可知矣。

(七) 就二三章句與聖書對照

既云研究此卷，縱不能精，亦必一一解釋其本文，檢考其典據。然此非不佞所敢爲，請侯適者。茲但舉二三例，以証上來論斷。此經實本聖書而爲教理論而已。

第八一行以天尊說云起句。立目爲第二願，第四願以至第十願。各示其願之內容。第十願終於第九二行「費用」字。既列舉至於十願，宜亦有第一與第三願。意天尊說云以下至第八二行爲第一願，而第三願脫未寫入也。今試讀之。